

中国古代 传世极品

《型世言》不兢叹南
风，徒抒捧日功。坚心
诚似铁，浩气欲成虹。冷
誉千年在，家园一夕
空。九窠遗二女，双袖
湿啼红。大凡忠臣难
做，只是一个身家念
重，一时激烈，也便视
死如归，一想到举家戏
辱，女哭儿啼……

中 型世言

广来整理

XING SHI YAN
[明] 陆人龙 / 编

内蒙古人民

中国·古代·传世·极品

型世言(中)

〔明〕

陆人龙

编

广来

整理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责任编辑 曹 立
封面设计 山羽制作

《中国古代传世极品》

广 来 整 理

出版发行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地 址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新华东街祥泰大厦
印 刷 北京市大北印刷有限公司
经 销 新华书店
开 本 850×1168 1/32
印 张 152
字 数 2800 千字
版 次 2000 年 10 月第一版
印 次 2006 年 3 月第二次印刷
印 数 1—5000(套)
书 号 ISBN7—204—04634—X/I·836
定 价 596 元 (全 20 册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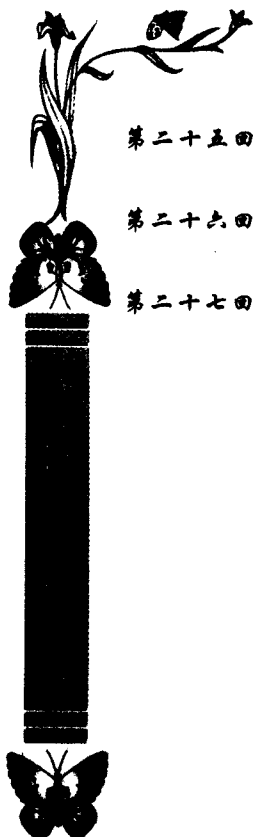
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我社联系。

联系电话:(0471)4971562 49711659

目 录

- 第十四回 千秋盟友谊
双壁返他乡 (205)
- 第十五回 灵台山老仆守义
合溪县败子回头 (217)
- 第十六回 内江县三节妇守贞
成都郡两孤儿连捷 (232)
- 第十七回 逃阴山运智南还
破石城抒忠靖贼 (243)
- 第十八回 拔沦落才王君择婿
破儿女态季兰成夫 (258)
- 第十九回 捐金有意怜穷
卜屯无心得地 (273)
- 第二十回 不乱坐怀终友托
力培正直抗权奸 (285)
- 第二十一回 匿头计占红颜
发棺立苏呆婿 (299)
- 第二十二回 任金刚计劫库
张知县智擒盗 (315)
- 第二十三回 白镵动心交谊绝
双猪入梦死冤明 (330)
- 第二十四回 飞檄成功离唇齿





第二十五回

掷杯授首殪鲸鲵..... (344)

凶徒失妻失财

第二十六回

善士得妇得货..... (358)

吴郎妄意院中花

第二十七回

奸棍巧施云里手..... (371)

贪花郎累及慈亲

利财奴祸貽至戚..... (387)

引

此道今人弃如土，宁复向沦落中问友人哉。然友不在沦落中见，于何处见？只在杯酒趋附中欤。故论友者当以此为法。即如周蓼洲以托孤得祸，苏郎中以急友得死，亦是友谊宜然。不欲令王参军独有千古耳。彼势在胶漆，势去搏沙。既杀其身，寻覆其家，亦独何心，亦独何心！

翠娱阁主人题

第十四回

千秋盟友谊 双璧返他乡

屈旨交情几断魂，波流云影幻难论。
荒坟树绝徐君剑，暮市蛛罗翟相门。
谁解终袍怜范叔，空传一饭赠王孙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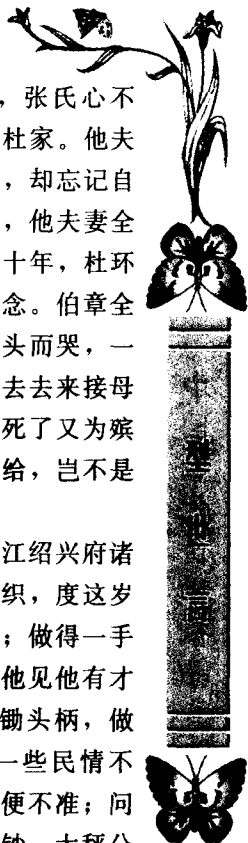
扶危自是英雄事，莫向庸流浪乞恩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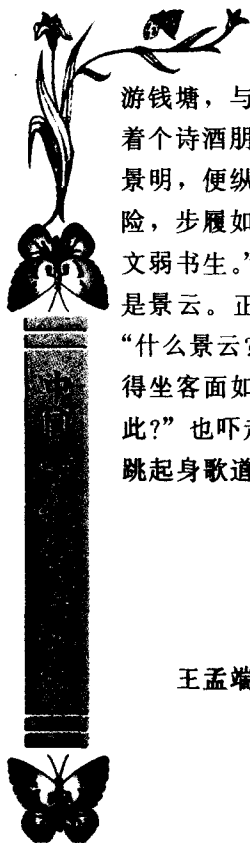
世态炎凉，俗语常道得好：只有锦上添花，没有雪中送炭。即如一个富人，是极吝啬，半个钱不舍的，却道我尽意奉承他，或者也怜我，得他资助，一个做官的，是极薄情不认得人的，却道我尽心钻拱他，或者也喜我，得他提携，一介穷人，还要东补西拆把去送他。若是个处困时，把那小人图报的心去度量他。年幼的道这人小，没长养；年老的道人老，没回残。文士笑他穷酸，武夫笑他白水。谨慎的说道没作为，豪爽的道他忒放纵。高不是，低不是，只惹憎嫌，再没怜惜。就是钱过北斗，任他堆积；米烂成仓，任他烂却，怎肯扶危济困？况这个人，又不是我至亲至友，不知豪侠汉子，不以亲疏起见，偏要在困穷中留意。昔日王文成阳明先生，他征江西桃源贼，问贼首：“如何聚得人拢？”他道：“平生见好汉不肯放过，有急周急，有危解危，故此人人知感。”阳明先生对各官道：“盗亦有道，若是如今人，见危急而坐视，是强盗不如了。”

国初曾有一个杜环，原籍江西庐陵。后来因父亲一元，游宦江南，就住居金陵。他父亲在日，曾与一个兵部主事常允恭交好，不期允恭客死九江府，单单剩得一个六十岁母亲张氏，要回家，回不得，日夕在九江城下哭。有人指引她道：“安庆知府谭教先，是你嘉兴人，怎不去见他？”张氏想起，也是儿子同笔砚朋友。常日过安庆时，他曾送下程请酒，称她做伯母，毕竟有情。谁料官情纸薄，去见时，门上见她衣衫槛褛、侍从无人，不与报见。及至千难万难得一见，却又不理，只得到金陵来。其时一元已歿，这张氏问起杜家，说起情事。杜环就留她在家。其妻马氏，就将自己衣

服与她，将她通身褴褛的尽皆换去。住了一日，张氏心不死，又寻别家。走了几家，并没人理，只得又转杜家。他夫妇就是待父母般，绝无一毫怠慢。那张氏习久了，却忘记自己流寓人家，还放出昔日太奶奶躁急求全生性来，他夫妻全不介意。屡写书叫她次子伯章，决不肯来。似此十年，杜环做了奉祀，差祭南镇，与伯章相遇，道他母亲记念。伯章全不在心，歇了三年方来。又值杜环生辰，母子抱头而哭，一家惊骇，他恬然不动。不数月，伯章哄母亲，道去去接母亲，谁知一去竟不复来。那杜环整整供二十年，死了又为殓殓。夫以爱子尚不能养母，而友人之子，反能周给，岂不是节义汉子？

不知还有一个，这人姓王名冕，字孟端，浙江绍兴府诸暨人。他生在元末，也就不肯出来做官。夫耕妇织，度这岁月。却读得一肚皮好书，便谪谪星卜，无所不晓；做得一手好文字，至诗歌柬札，无所不工。有一个吉进，他见他有才学，道：“王兄，我看你肚里来得，怎守着这把锄头柄，做不官来？便做个吏，你看如今来了这些鞅官，一些民情不知，好似山牛凭他牵鼻，告状叫准便准，叫不准便不准；问事说充军就充军，说徒罪就徒罪，都是这开门接钞，大秤分金，你怎么守死善道？”王孟端仰天哈哈大笑道：“你看如今做官的甚样人，我去与他作吏，你说吏好，不知他讲公事谈天说地，轮比较缩脑低头，得几贯枉法钱，常拼得徒流、绞斩，略惹着风流罪，也不免夹、夹、打、敲、捶，挨挨挤挤，每与这些门子书手成群；摆摆摇摇，也同那起皂、隶甲首为伍。日日捧了案卷，似草木般立在圉墀，何如我或笑，或歌，或行，或住，都得自快，这便是燕雀不知鸿鹄之志了。”后边丧了妻，也不复娶，把田产托了家奴管理，自客





游钱塘，与一个钱塘卢太字大来交好，一似兄弟一般。又聊着个诗酒朋友，青田刘伯温，他常与伯温、大来，每遇时和景明，便纵酒西湖六桥之上，或时周游两峰、三竺，登高涉险，步履如飞。大来娇怯不能从，孟端笑他道：“只好做个文弱书生。”一日，席地醉饮湖堤，见西北异云起，众人道是景云。正分了个‘夏云多奇峰’韵，要做诗。伯温道：“什么景云？这日王者气，在金陵，数年后，吾当辅之。”惊得坐客面如土色，都走了去，连卢大来也道：“兄何狂易如此？”也吓走了，只有王孟端陪着他，捏住酒钟不放。伯温跳起身歌道：

云堆五彩起龙纹，下有真人自秩群。

愿借长风一相傍，定教麟阁勒奇勋。

王孟端也跳起来歌道：

胸濯清江现藕纹，壮心宁肯狎鸥群。

茫茫四字谁堪与，且让儿曹浪策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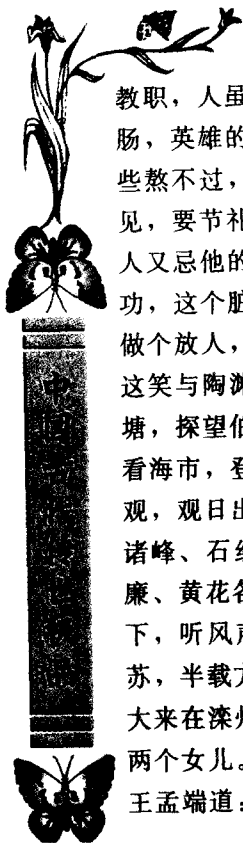
两个大醉而散。闲中两人劝他出仕，道：“兄你看如今在这边做官的，不晓政事，一味要钱的，这是贪官；不惟要钱，又大杀戮，这是酷官；还又嫉贤妒能，妄作妄为，这是蠢官。你道得行我的志么，丈夫遇合有时，不可躁进。”更数年卢大来因人荐入京，做了涿州学正。刘伯温也做了行省都事，只是伯温又为与行省丞相议论台州反贼方国珍事，丞相要招，伯温主剿。丞相行了钱，怪伯温阻挠他，劾道擅作威福，囚禁要杀他。王孟端便着家人，不时过江看视，自己

便往京师为他申理。此时脱脱丞相当国，他间关到京，投书丞相道：

法戒无将，罪莫加于已著。恶深首事，威岂贷于创谋。枕戈横擗，宜伸忠义之心；卧鼓弣弓，适长奸顽之志。海贼方国珍，蜂虱余蠹，疮痍微毒。揭竿斥卤，疑如蚁斗床头，弄楫波涛，恰似沕漂海内。固宜剪兹朝食，何意懷彼老谋。假以职衔，是畔乱作缙绅阶级，列之仕路，衣冠竟盗贼品流。欲弥乱而乱弥增，欲除贼而贼更起。况复误入敌彀，坚拒良图。都事刘基，白羽挥奇，欲尽舟中之敌；赤忱报国，巧运几前之筹。止慷慨而佐未谈，岂守阃而妄诛戮，坐以擅作威福，干法不伦。竟尔横付羈囚，有冤谁雪？楚弃范增，孤心誓将无似之；宋杀岳飞，快仇讎谅不异也。伏愿相公，秤心评事，握发下贤，谓畔贼犹赐之生全，宁寮幕混加之戮辱。不能责之剿捕，试一割于铅刀，请得放之田里，使洗愆于守剑。敢敷尘议，乞赐海涵。

书上。脱脱丞相看毕，即行文江浙丞相，释刘伯温，又荐他做翰林承旨。王孟端道：“此处不久将生荆棘走狐兔，排贤嫉正，连脱公还恐不免，我缘何在此？”且往滦州探望卢大来。只见卢大来两边相见。卢大来诉说：“此处都是一班鞑子，不省得我汉人言语，又不认得汉人文字，那个晓尊师重傅？况且南人不服水土，一妻已是病亡，剩下两个小女，无人抚养，我也不久图南回，所苦又是盘费俱无，方悔仕路之难。”王孟端道：“兄你今日才得知么？比如你是个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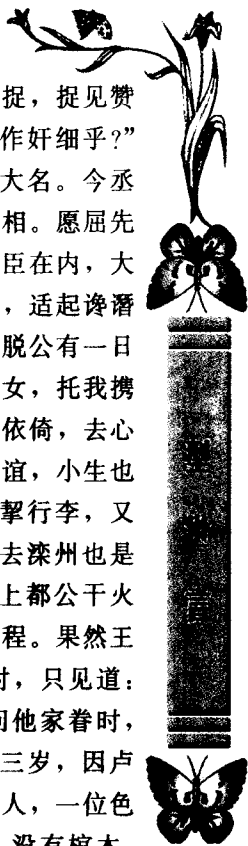




教职，人虽不忌你的才，却轻人，甘清受淡，把一个豪杰肚肠，英雄的胸次都磨坏了。你还有志气，熬不过求归。有那些熬不过，便去干求这些门生，或是需索这些门生，勒拜见，要节礼，琐琐碎碎，成何光景？又如刘伯温有志得展，人又忌他的才，本是为国家陈大计，反说他多事？反说他贪功，这个脏肮之身，可堪得么？我如今去便遨游五岳三山，做个放人，归只饮酒做诗，做了废士甚要紧？五斗折腰，把这笑与陶渊笑。兄且宁耐我日下啊，遍走齐鲁诸山，再还钱塘，探望伯温。”就别了卢大来。大来不胜凄怆。他走登州看海市，登泰山上南天门，过东西二天门摩秦无字碑，踞日观，观日出，倚秦观，望陕西，越观望会稽，上丈人、莲花诸峰、石经、桃花诸峪，过黄岬、雁飞众岭，入白云、水廉、黄花各洞，盟漱玉女、王母、白龙各地，又憩五大夫松下，听风声。然后走阙里，拜孔庙，遨游广陵、金陵、姑苏，半载方到家。刘伯温已得他力，放归青田隐居。不期卢大来在滦州，因偶悲思成了病，不数月，恹恹不起，想起有两个女儿。一个馨兰，一个傲菊，无所依托，只得写书寄与王孟端道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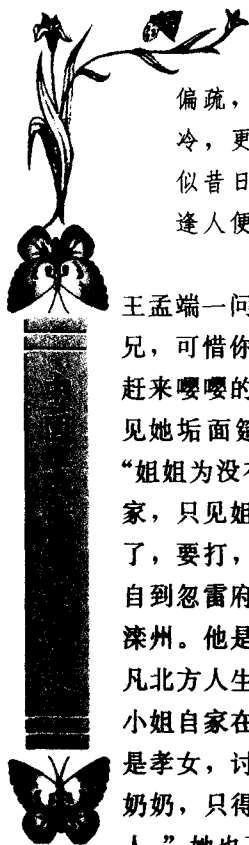
弟际蹇运，远官幽燕，复遭危疾，行将就木，计不得复奉色笑矣。弱女馨兰、傲菊，倘因友谊，曲赐周旋，使缙绅之弱女，不落腥膻，则予目且瞑，惟君图之。

孟端回杭，不过数日，正要往看伯温，忽接这书。大惊道：“这事我须为了之。”便将所有田产，除可以资给老仆，余尽折价与人，得银五十余两，尽带了往滦州进发。行至高



郎，适值丞相脱脱率大兵往讨张士诚，为巡兵所捉，捉见赞画龚伯璩。孟端道：“我诸暨王冕也，岂肯从贼作奸细乎？”伯璩连忙下阶相迎，道：“某久从丞相，知先生大名。今丞相统大兵至此，正缺参谋，是天赐先生，助我丞相。愿屈先生共事，同灭剧贼。”王孟端道：“先生，焉有权臣在内，大将能立功于外，今日功成，则有震主之威；不成，适起谗谮之口，方为脱公进退无据。虽是这般说，小生辱脱公有一日之知，当为效力。但是我友人歿在滦州，遗有二女，托我携归杭。脱公此处尚有公等，二女滦州之托，更无依倚，去心甚急，不可顷刻淹滞。”龚伯璩道：“这等公急友谊，小生也不能淹留。”就在巡哨士卒里边，追出王孟端原挈行李，又赠银三十两。王孟端不肯收，龚伯璩道：“公此去滦州也是客边，怕资用不足，不妨收过。”还赠他鞍马、上都公干火牌一张，道：“得此可一路无阴。”又差兵护送一程。果然王孟端得鞍马、火牌一路直抵滦州。到州学探访时，只见道：“卢爷已歿，如今新学正李罗忽木已到任了。”问他家眷时，道：“他有两小姐、一个小厮。一个大小姐，十三岁，因卢爷歿了，没有棺木，州里各位老爷，一位是蒙古人，一位色目人，一位西域人都与卢爷没往来。停了两日，没有棺木，大小姐没极奈何，只得卖身在本州万户忽雷博家，得他棺木一口、银一两、米一石，看殡殓卢爷去了。还有一个小厮、一位十岁小姐，守着棺木。新爷到任，只得移在城外，搭一个草舍安身。说道近日也没得吃用，那小厮出来求乞，不知真不真？”王孟端便出城外寻问，问到一所在。但见：

茹茹梗编连作壁，尽未塘泥；芦苇片搭盖成篷，权时作瓦。绳枢欲断，当不得刮地狂风；柴户



偏疏，更逢着透空密雪。内停一口柳木材，香烟久冷，更安一个破沙罐，粒米全无。草衣木食，那里似昔日娇娥？鹄面鸠形，恰见个今时小厮。可是：逢人便落他乡泪，若个曾推故旧心。

王孟端一问，正是卢大来棺木、家眷，便抚棺大哭道：“仕兄，可惜你南方豪士，倒做了北土游魂。”那小姐与小厮也赶来嚶嚶的哭了一场，终是旧家规模，过来拜谢了。王孟端见她垢面篷头，有衫无裤甚是伤感。问他姐姐消息，道：“姐姐为没有棺木，自卖在忽雷万户家。前日小厮乞食到他家，只见姐姐在那厢，把了她两碗小米饭，说府中字拿得多了，要打，不知怎么？”王孟端便就近寻了一所房儿住下，自到忽雷府中来。这忽雷是个蒙古人，祖荫金牌万户，镇守滦州。他是个胜老虎的将军，家中还有个赛狮子的奶奶。大凡北方人生得身体长大，女人才到十三岁便可破身。当日大小姐自家在街上号泣卖身，忽雷博见他好个身分儿，又怜他是孝女，讨了他，不曾请教得奶奶。付银殡葬后，领去参见奶奶，只得叩了个头。问她：“哪里人？”小姐道：“钱塘人。”她也不懂。倒是侧边丫鬟道：“是南方人。”问道：“几岁了？”答应：“十三岁。”只见那奶奶颜色一变。只为她虽然哭泣得憔悴了些，本来原是修眉媚脸，极标致的。又道是在时年纪，怎不妒忌？巧巧儿忽雷博回家来，问奶奶道：“新讨的丫鬟来了么？她也是个仕臣之女。”奶奶道：“可是门当户对的哩。”忽雷道：“咱没甚歹意，只怜她是个孝心女儿。”奶奶道：“咱正怪你怜她哩。”吩咐新娶丫鬟叫做定奴，只教她灶前使用。苦是南边一个媚柔小姐，却做了北虏粗使丫鬟。南边烧的是柴，北边烧的是煤，先去弄不着。南边

食物精致，北京食物粗粝，整治又不对路，要去求这些丫鬟教导。这边说去，那边不晓，那边说来，这边不明。整治的再不得中意。南边妆扮是三绺梳头，那奶奶道：咱见不得这怪样。”定要把来分做十来路，打细细辫儿，披在头上，靸子都是赤脚，见了她一双小小金莲，她把自己脚伸出来，对小姐道：“咱这里都这般走得路，你那缠得尖尖的甚么样，快解去了。”小姐只得披了头，赤了脚，在厨下做些粗活。晚间有两个丫头伴着她宿，行坐处有两个奶奶心腹丫头贵哥、福儿跟定。又常常时搬嘴弄舌，去得半年，不知打过了几次，若是忽雷遇着，来讨了个饶，更不好了，越要脱剥了衣裳，打个半死。亏得一个老丫头都卢，凡事遮盖她。也只是遮盖的人少，搠舌头的多，几番要寻自尽，常常有伴着，又没个空隙，只是自怨罢了。

一日在灶前，听得外面一做小花子，叫唤声音厮熟，便开后门一看，却是小厮琴儿，看了两泪交流，正是：

相见无言惨且伤，青衣作使泪成行。
谁知更有堪怜者，洒泣长街怀故乡。

忙把自己不曾吃的两碗小米饭与她，凑巧福儿见了，道：“怪小浪淫妇，是你孤老来，怎大碗饭与她？”小姐道：“是我不吃的。”福儿道：“你不吃，家里人吃不得？”又亏得都卢道：“罢，姐姐，她把与人，须饿了她，不饿我，与她遮盖咱。”那琴儿见了光景便飞跑，也不曾说得甚么，小姐也不曾问得。常想道：“我爷亲临歿，曾有话道：‘我将你二人托王孟端来搬取回杭，定不流落。’不知王伯伯果肯来么？就来还恐路上兵戈阻隔，只恐回南的话也是空，但是妹儿在





外，毕竟也求乞，这事如何结果？”不料王孟端一到，第二日便拿一个名贴，来拜忽雷万户。相见，孟端道：“学生有一甥女，是学正卢大来女，闻得她卖身在府中，学生特备原价取赎，望乞将军慨从，这便生死感激的事！”忽雷道：“待问房下。”就留王孟端在书房吃茶，着人问奶奶，只见贵哥道：“怕是爷使的见识，见奶奶难为了他，待赎了出去，外边快活。”奶奶道：“怕不敢么？”福儿道：“爷料没这胆气，奶奶既不喜她，不若等她赎去，也省得咱们照管，只是多要他些罢了。”奶奶听了，道：“要八两原价，八两饭钱，许他赎去。”忽雷笑道：“哪要得许多？”王孟端道：“不难。”先在袖中取出银子八两，交与忽雷，道：“停会学生再送四两取人便了。”随即去时。那奶奶不容忽雷相见，着这两个丫鬟传话，直勒到十六两，才发人出来。王孟端叫乘轿子，抬了到城下。小姐向材前大哭，以姊妹两个哭了一场，然后拜谢王孟端道：“若非恩伯，姊妹二人都向他乡流落。”王孟端道：“这是朋友当为之事，何必致谢。”就为他姊妹、小厮做些孝服，雇了人夫、车辆。车至张家湾雇船，由会通河回。此时脱脱丞相被谗谮列，龚伯璩弃职旧隐。前山东、江淮一带，贼盗仍旧蜂起，山东是田丰，高邮是张士诚，共余草窃，往往而是。也不知担了多少干系，吃了多少惊恐，用了多少银两，到得杭州，把他材送到南高峰祖坟安葬了。先时，卢大来长女已许把一个许彩帛子，后边闻他死在滦州，女儿料不得回来，正要改娶人家，得王孟端带他二女来，也复寻初约。次女，孟端也为她择一士人。自己就在杭州，替卢大来照管二女。

不觉五年，二女俱已出嫁。金华、严州俱已归我太祖。江南参知政事胡大海，访有刘伯温、宋景濂、章溢，差人资

送至建康。伯温曾对大海道：“吾友王孟端，年虽老，王佐才也，不在吾下，公可辟置帐下。”留书一封，胡参政悄悄着人来杭州请他。这日王孟端自湖上醉归，恰遇一人送书，折开看时，乃是刘伯温书，道：

弟以急于吐奇，误投育者，微兄几不脱虎口。虽然躁进招尤，怀宝亦罪。以兄王佐之才，与草木同腐，岂所乐欤？幕府好贤下士，倘能出其底蕴，以佐荡平，管乐之勋，当再见今日。时不可失，唯知者亟乘之耳。

王孟端得书，道：“我当日与刘伯温痛饮西湖，见西北天子气，已知金陵有王者兴。今金陵兵马所向成功，伯温居内，我当居外，共典王业。”就弃家来兰溪，闻得金华府中变，苗将蒋英、刘震作乱，刺死胡参政。他便创议守城，自又到严州李文忠左丞处，借兵报仇，直抵城下。蒋英、刘震连夜奔降张士诚，李左丞便辟他在幕下，凡一应军机进止，都与商议。此时张士诚闻得金、处两府都杀了镇守，大乱。他急差大将吕珍，领兵十万攻打诸、全。孟端与李左丞计议，先大张榜文，虚张声势，惊恐他军心，又差人进城，关合守将谢再兴，内外夹攻，杀得吕珍大败而走。次年四月，诸、全守将谢再兴把城子畔降张士诚，攻打东阳。他又与李左丞来救东阳，创议要在五指岩立新城，可与谢再兴相拒。李左丞就着他管理。他数日之间早已筑成高城深池，是一个雄镇。张士诚差李伯升领兵攻城，那边百计攻打，他多方备御。李左丞亲来救应，李伯升又是大败。后来李左丞奉命取杭州，张士诚平章潘原明，遣人乞降，孟端劝左丞推心纳





之。因与左丞轻骑入城受降，左丞就着孟端，协同原明镇守杭州，时已六十余。未几，以劳卒于杭州。卢氏为持三年丧，如父丧一般。识者犹以孟端才未尽用，不得如刘伯温共成大业，是所深恨。然于朋友分谊，则已无少遗憾，岂不是今人之所当观法？

兩侯曰：友道之衰，与得反覆子，不如得皮面交；若夫间关脱友人于囹圄，脱友人子女于沦落，真今之要平仲。而一种傲骨，更自可嘉，用虽未究，谊足千古。

